

孤樹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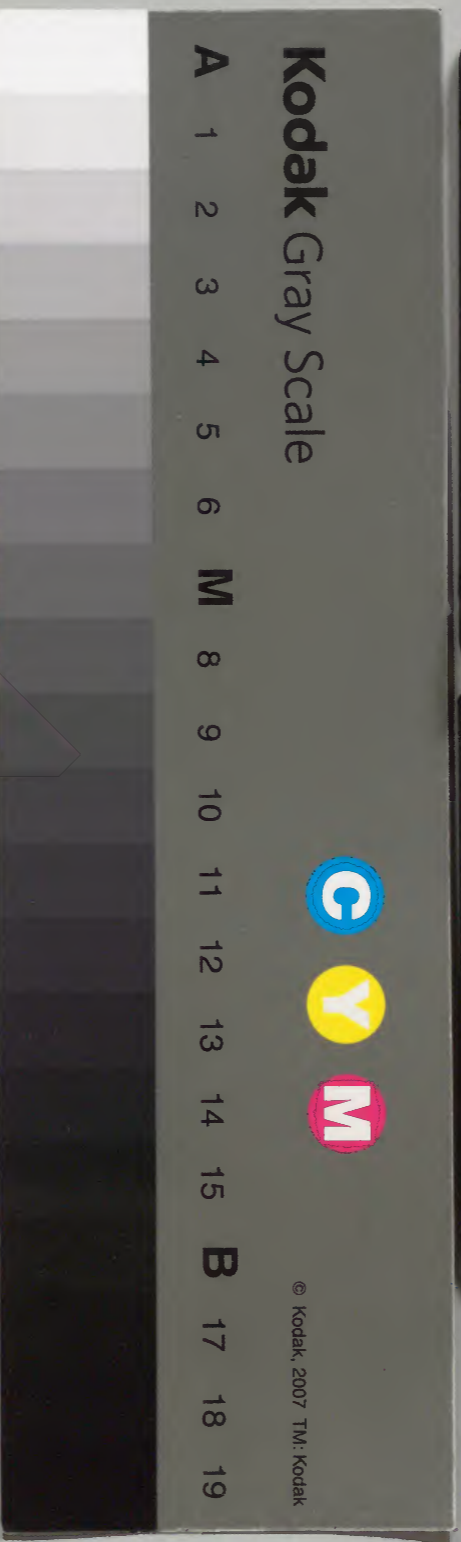
一二三

			五	漢書門
			三	
			六	
			七	
五	五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五	漢
八	三	
冊	六	
冊	七	
冊	五	
冊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67
冊數	5 (1)
函號	308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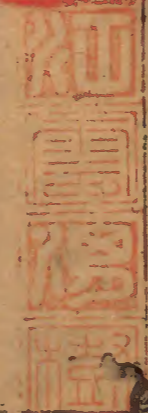
308-207



重新鏤孤樹裏談叙

庫

僕昔業公車心為博洽苦之迨其
受博士業不憚獵山漁水遠蒐近
羅旁求諸家而不得我明興事
實苦苦窳窳奚翅幾年哉一旦得
斯集於博士家私喜曰此集出於



古冲李公之所輯錄讀其間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即令人欣欣而喜
動顏色有奸邪詭佞欺負之徒即
令人忿忿而怒填胸懷其為喜怒
在物而好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
耳非有得於自是是在人之是非

邪正而已如古詩三百篇其間有
醇有疵而尼父不削鄭衛者示懲
勸也先周召者尊美德也采諸國
俗而定其是非則在乎言語之間
春秋權衡二百四十年之是非尼
父匹夫之筆削則在一字之褒貶

古冲翁於是書歷選諸家拳拳致
意蓋效尤尼父之筆削也首以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丕顯諸夏俾
衣冠士濟濟生此王國某忠某孝
某諛某佞灼然若日月之晃耀閭
閻鄙屋隱情畢照大義之彰令百

工四鄰祗承

天訓文命倡敷四海業職思脩罔敢
渝數者是集有賴焉嗚呼惜翁宦
終不及見其効今

皇上寧無封德彝之思哉致君澤民
定太平者舍此何適焉學公車者

新梅齋記
寧不以此為羔雉乎吾歆業是業
得羔雉千進不可以羔雉為虛文
猶畋漁者得魚兔之後甚毋視筌
蹄為無用也寧忘筌蹄可也

嘗

萬曆辛丑季春吉日書林重梓

孤樹裏談引用書目

諸書摘要

聖政記

野記

瑣綴錄

水東日記

立齋錄

革除遺事

北征錄

餘冬稿

雙溪雜記

草木子餘錄

海涵萬象錄

寓圃雜記

傳信錄

客座新聞

震澤長語

保齋錄

天順日錄

出使錄

否泰錄

三朝

聖諭錄

菽園雜記

郊外農談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錄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哀談書目終

新鐫孤樹哀談卷之一

印集

芝城古冲主人集著

劍城後學鍾台校正

太祖上之上 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記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

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

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之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在乃歸滁陽時至正

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

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

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唐唐大橫此聲效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餘冬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

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後以

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邦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野記

○癸卯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陳友諒以巨艦連鑲為陳旌旗樓櫓

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揮麾右師小卻 上遽命斬長帥八十餘人不止

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興帥眾以

輕舟載火縱焚敵船悉燒溺友諒敗走鞏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

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啓窻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顛及睛而

死 野記

○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

髮堆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婦女衣窄袖

短衣丁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

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又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

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

玄樂工冠此青布頂巾係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

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圍衫用紵絲綾羅緞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勅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是百有餘年胡服悉改中國之舊矣 餘冬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 如蓋 聖母之自宿州徐王 上知我王篤生聖女而無他子所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葦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毅將軍至其孫戡遂會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祀豈隸官大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定暨闕至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于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高皇帝膺天御遠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止而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本蠟有養薪有林錐以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楊廉夫正統辨誠萬世公論解學士縉所作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伐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尤紛紛矣夫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而當

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歎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國黍離矣孔子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繇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以存天下之大防耳在元有鉅儒矣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夷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我

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五帝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丘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輿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言並傳者矣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措請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愿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承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盡多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復以巨缶積薪燬之火熄啓缶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燬之顛猶故也復益加薪又燬之逮啓烟燼缶底顛參瞑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旰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近謁上飯于翠微命盛饌召之侍食既而 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闕顛空室水米不入口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眾爭進酒饌顛

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醉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于道右 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顛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

作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令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

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

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

管有風無瞻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颺

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焉當江豬戲波中

顛曰水怪見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

偕行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

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顛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

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頰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

者用心耕田因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覺顯頃于匡廬

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當面啓殿庭儀禮司問

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之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

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

否對以不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脚為天眼尊者及周顛仙

人遺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温良藥兩片温良石一
顆其方用金盤子盛之磨藥注金錢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

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神靈睿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醜底疑丹
砂紅彩迥異赤脚且去其所居去岩五里天池寺中有徐道人者
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
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

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出石上視之果有二首乃天眼與顛
各爲之詩語粗拙大略頌

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有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
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士初進藥

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遣行人走江洲令三司索之三司

人偕往入匡廬至廬山觀且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

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道之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
行人致 朝命顛殊不顧良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

人入見殿堂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列各有主者或冠
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供設珍貝充牣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

通二十八室獨其一扁鑄中無人焉巨虺據席地微有流血出而
問顛顛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虎爲人世主汝

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
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世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

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
少異野記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游閩廣江黃
問久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
命課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
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奚以
貴為哉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曰幸甚就
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姓郭氏也亡幾天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 孝慈也王以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
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盾易

上歸父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

劍死 同上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宜之一筌簪有陳四者來
共語又戲以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筌簪已失其五知
陳竊矣往問之陳請慝 上欲歐之陳笑入以還 上及

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年劉曰
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臣嘗
於此鼻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為畏懼為頗謂稱旨因曰汝
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野記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龍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即

景賦詩鮑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中字景

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

錄其言者蓋此人也餘冬○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

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祖初亦與其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息燭時

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霸我則當有財賄納贐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邪故臣曰若篤行王道

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乃曰

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

金陵二遂建寺延碧峯王之客座新聞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萬物為芻狗豈以唐為輕重哉况唐有天下以萬乘之尊莫之與京何必借重于老君其事可卸而當時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者冒襲于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瑄綴錄

○吾邑元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大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牝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其書生即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真請賞季

任曰有乃卒言莫若公庶季任後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若公會季任加賞大奇之蓋生名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浚邑首詢楊僉憲之家頗致照拂之意同上

○金華有元遺官陸給事者

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學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

肯下令作文對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密印寺布袋佛為之即賦云削禿削禿攪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杖挑的是粟谷噫我道你是真僧元來是活漆頭目遂腰斬之客座新聞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子景采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老歐陽集古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餘冬

○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
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眷禮隆篤其孫祚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士不敢請既
而連坐學士 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 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 太子窘處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

上乃釋公竄之松藩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薨葬蓮花山下成化末

蜀府承奉宋昌彞母鑿獨石為椁垣隧悉擬邱園之制大築享堂

有司將以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

因稍削僭飾啓學士之墓學士骸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

瘞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野記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櫓以免今樹此櫓出一舟而祭之

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

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野記

○劉誠意伯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

珍納賄元主及權幸 朝命貫其罪舊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

且謫劉居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

幾何遂歸

皇祖 聞開國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伯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

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勵也卻除一日 糧野記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揚憲嗾御史劉炳劾海南憲誅召拜

右丞封忠勤伯徐後謫復相龍遇殊渥又以知胡惟庸之逆而不

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為徐節言之遂仍謫海南甫出國門又

孤博家言 甲子年一卷

賜勅切責廣洋懼遂自經野記

○劉誠意廢曰 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

上未見從劉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鹵豪酋數輩即為之場竈私者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藉其酋為醜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問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動舊官已休閒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于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為計通于惟庸走闕下言劉某善相地以此土倭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為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為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先是劉雖聞君猶給祿劉得書即詣闕謝 恩訖遂居京師不敢歸久始求賜還

上以洞釋前疑從之復手書慰之語李尊隆方以周公歸未幾而卒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之對無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死殊未得其實也 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師帥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據老虎猶欲聚士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

入討吳

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軍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鷹之者無不靡粉一城生聚死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軍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大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賴明公加察焉胡公覩軍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軍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閤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帝平僞周先有謫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淮中

書省咨故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役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與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湯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仕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狐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

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未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與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因其侍制孫搦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江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十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兵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運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天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

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加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師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糧以供軍修余有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旌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日

本州判官許仕傑賈到野記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弗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詰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効 初珍作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有其書 同上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 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為常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兵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郊取對九四斬之 ○太祖平呂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 孝慈議因言惟魏觀

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

后勸贊用之 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 上睿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觀公志疆幹可為朕一守碩本言爾我姊弟兒託得爾過爾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 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 皇后要見尔少頃 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同上

○魏守欲復府治燕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城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確治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游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大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尋皆與其難高

被截爲八段云同上

○高皇帝以胡元竊據中夏起兵江淮後還舊物而即位之初大臣
祀典逢昏之祠報罷徽之所存惟公越及梁將忠壯程公二廟忠
壯當侯景之亂倡義舉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傳檄四方則聞道
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貳
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之與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并錄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
使人知撥亂反正之爲功其有關於世教大矣豈有私于二公者
哉野記

○危大僕素黃殷士呼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
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八月 天兵
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天梓等挽出之謂曰國
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投居
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歎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
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置酒殷使
家人歌舞爲勸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
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
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
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
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
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乃來
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媿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黃之爲
義雖然梓非所貴黃固梓之父也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
乎後世並與銘殷士者觀之死若生辱自霄壤矣

餘冬

○南京國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鈎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字輩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擊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日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瑣綴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多學

歷問時事稱

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

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 旨諭明早郊

天要汝縣料理燎火萬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戶各要具一章門簾并香燈迎

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舉以稻稽與蘆葦織緝而成却令坊長捲收為炬夜迨半果

旨以取火炬逾萬明日 朝廷詰其所置之由備對以其然

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客座新聞

○洪武間有一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 皇牆上

朝廷見之勅教坊司叅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一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皆過不得後法綱稍寬亦滑稽而諫者 同上

○山西平陽有金焦張者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嘗往視之默然

瓜對言

同集一

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一池積水其中設機亦能溉物有老者至道流也不通姓不知何所人揖張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客笑而不答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為樂逾數日道者遣三童子各騎龍至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落然中有團標前老人危坐其中見張不起迓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且俟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招服自行轉及其體始起為禮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致老囑二童往與移來倏忽張家房產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舉不見止鬻張在口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緣得還家故在也問前故答曰未曾見人來取亦未曾有所往張大服其術後張果為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答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彌布殿庭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剪紙作採蓮舡張闔門老少同在舡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汎為樂

帝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 朝廷亦不追同上

○胡日星者

太祖既題扇令遊天下數載回對妻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妃妻勸沮曰數不可違入見後

朝廷溫慰遣回迺藍都督王克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也不日王果如所言得封遂驕同列尋

被衆譖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之言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王推命來答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
來答曰臣命終在今日酉刻亦遭戮之同上

○洪武紀年之後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
視恐汗踐更寘階坻高繫地直不取也野記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
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
也後洪王瑊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
時洪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者可配古之木蘭矣

○洪武初商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爲之傳而景濂又
哀之以辭嗚嗚乎白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
人之所同也而於耻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方事之殷

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婦女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
暇顧爲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汚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兵興以
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賈誠之妻俱死于溺姜氏之
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于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
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習之有素也
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
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忽聞難其妻死之其
二女死其幼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
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富貴貧賤等生不
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餘冬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
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其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書詩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天順日錄

○洪武間句容張國賓弟國端其園生並蒂瓜獻于縣尹縣尹進之朝廷朝廷薦為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為同姓者誅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類瓜之並蒂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國賓子三歲發赤水從軍生四子子生十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餘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餘人一子後業南京子孫亦百餘人四五百丁又信瓜瓞之徵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客座新聞

○會稽王冕元章其為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往有其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洗硯池頭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

太祖高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

兇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聲意極眷之

○臨安錢宰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言曰四鼓夔夔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孰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進士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片至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諸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餘冬

○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多做鞋過了年下去南臺次年

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于南方草木子餘錄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夜建業天鳴如河傾海立乃肆赦與丞相李

善長言曰凡濫殺者千餘人其內三百由我其餘皆為汝今天變

凡三度宜其戒之同上

○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

舟就之曰子勿殺人吾指子欲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

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太廟殿師也至今祠之同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

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記

國初周顛張鐵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

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焚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餘不敢信

今見其仙奕面三年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震澤長語

○冷謙字啓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五指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覓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問引有人姓名曰此必人盜也令所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并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抹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徑至御前

○國朝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萬餘人城守之久惟姑蘇耳死者十萬餘人其餘皆同拉朽然戰鄱陽前一歲婺源州同知以事至鄱陽夜分見天星亂落如雨墜湖水中皆有聲次年交戰得屍數萬符天象也同上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莫遣使降香曲阜改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士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其論諫於是乎可稱矣
○洪武二年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懲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將百年其君初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

臣行事有善有不賢人君子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濫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增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修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一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壘等十四人同纂修七月續修元史成計五百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修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等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士張宣等官趙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書蓋未有速于此者矣歐陽佑等訪采元統及至正間事蹟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餘冬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訖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頓婆梁且

雷殘命吃酸漿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
上聞遂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傷臣偶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葉檢視果然乃釋之

○太祖垂計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
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雙溪雜記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
草調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祀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臣奏事而奏取旨異
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復送科類寫奉到上旨意覆奏豈有太學士敢自為口舌

送內批于手本面發書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士在閣辦事尋往侍

讀 同上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神聖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伯劉基

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預焉者也胡惟

庸小犢將債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為相事敗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即劾奏本身陵遲全

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

近侍官員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以斬罪蓋鑒古宰

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也 同上

○國初議郊禮者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決

瓜對長談

四十一

十四

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為合祭並壇屋諸制一日悉定
上敬

天無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潔神樂觀君之瞻給優裕所轄錢糧
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
曰毋使饑寒亂性

郊垓武舞執干盾後易以楮甲給兵其上曰為後世防微野記

○國初羣神尚依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
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
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
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
實鑿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

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
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是不可知也
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府郡靈
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顯則威靈不著佑則福澤
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政享茲祀典
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野記

○國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漫記一二未盡也曰尚寶大使曰
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
校理曰侍禮郎曰進引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
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閣門使觀使侍義司通贊舍人如罷
中書曰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不復具餘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意今百官歷俸

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載陟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迴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度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后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雙溪雜記

○國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制後

上以其文多犯嫌忌如質本生知與民作等語頗見諸刑書因命詞

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洪武六年九年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頒示又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野記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頓首再拜百拜實非

禮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事為名字者亦宜

禁止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

稱奉書奉啓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

與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

唐晉漢等國號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

赤從之同上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山秣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

治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築者于垣

中斯金湯之固也同上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禮部議當如宋制從

之同上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

巾未盡善后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修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僉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緇粘棗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 舊傳

太祖召楊維禎禎戴此巾以見 上問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或又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而向後正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 野記

○國初諸司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就帶民服蒞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同上

○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育畫鶴之誣者非謂是邪 同上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搜挾其下而然適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同姓同音諱乃嫁禍于龜

上以龜與元同音益惡之于是下令捕龜大江中龜無大小索捕治殆盡老龜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豬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囊穿底貫釣縉而下囊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龜也未知是否聞龜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挾江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幸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于遷就者可勝言哉菽園雜記

太祖上之下

○洪武己酉剪除群雄天下大定既而元宗室魏王郊王出兵攻蘭州志謀恢復徐國公達率兵迎戰敗之辛亥蜀川平

上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所少者歷代傳國璽耳得此我為天子可以萬全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汝諸將不得寶莫回於是命靜海侯出海道超遼東曹國公李保兒出北平路抵上都信國公徐達出大同路趨和林宋國公馮勝出臨洮路攻其肅州定漠北師行人既久糧運不繼適值王保保師出為其騎兵所蹂躪死者十八九餘軍多降前後約去四十餘萬人草木子餘錄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歲輪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為礮倣書給光祿為麵糞造鈔事想行于國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重其事時偽造其衆然有得者一驗即知直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同上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同上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後馮太學集賢門門字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門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同上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曰秀才頑母敗

吾案大學初成

上幸觀怒其處後費命狸督造部官于魁臺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奠其旁云是厥祖也餘冬

○大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國初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南昌王子也同上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失聞後來候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洪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野記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盡處之今南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州不啻各有十八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又崑崙為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近此即佛氏所度亦未可懸設為誕又吾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

為予言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同異斗柄只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隸內九州者殊非
下于日如人下于月此最野記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差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同上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陞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于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翰林學士春坊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

帶虛銜者通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即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于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侍郎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省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

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悖矣

雙溪雜記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三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公本色七分析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析色又後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真鈔為則每米一石折色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同上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竟

遲已且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遂懷之
入朝

上迎謂瀟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
代爲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
部晏令宗伯陪之後遣覘焉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畱俾爲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
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野記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西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

王師克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吾訪秦元之言予欲見意旣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金帛幣聘之從龍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君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書深見

采納旣而上君御史臺從龍居西門外謀議益密稱爲先生
而不名每以悉版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

上錢之郊外握手爲別旣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
葬塋厚賻其家野記

○唐元在仕龍虎丁酉我洪武初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巡訪耆老舊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及風
林朱學士允升二人名上召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雙溪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第旣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薄暮
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徑
擊壤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裏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也野記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命

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收迄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子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蹈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同上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歛困弊及俶納土宋人沈其賦籍於水王方贊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斗民獲其惠蒙古禮儀政罷民富而僭汰潰不經其後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义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後且將平之也

○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九五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共計五百五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有奇

上曰富戶多豪強故元時以此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
之來朕將面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皆頓首謝復賜
酒食遣之

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曰朕諭此輩祇欲勉之為善耳
禕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
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
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
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二年二月
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減徵三斗五
升以下仍舊其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
役俱以田產詭托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父之相習成風鄉里

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尤富貧者益
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
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量度之圖之田之方員次其
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
冊圖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是以
為起賦然視他邦不無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
嘗請免得除求稅數十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邦計者
不敢擅議以迄于今野記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時祝煥文徃役役者多死煥文獨生伺工
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某者謂曰
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朕有生理煥文共之百戶為口奏

上曰既失去罷煥文扣頭辭訖方退

上忽呼回頭之曰看你模樣也似个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同上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奏以為山陵之制莫備于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椁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两號其於祭告之禮决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為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公矣陵如

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以陵號歸崇先世考之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考定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侯陵碑石成遣太常行告禮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韓徐達常

茂躡李文忠馮勝鄧愈侯二十八人曰湯和唐勝宗

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安顧時耿炳文張陳德江郭子興

驛王志原安鄭遇春費聚吳良吳貞趙庸廖永忠

俞通源楠華高懋揚璟康鐸朱亮祖詠傅友德懶胡望美

韓政陳黃彬曹良臣梅思祖敵陸聚俞先是受封而已没者

六人曰馮國用常遇春耿君用廖永安俞通

海號國沐英西平侯及後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營陽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摠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華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允靖海侯吳貞東騰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曰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全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宸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

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又作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武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新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格自巳功又作陳格西涼侯濮瑋持兵負困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又作侯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至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已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迷受命之由輔王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受天民于大地以至武則摧堅執順卧雪眠霜衽金華而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剽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

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弟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
 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為逆修其伴以半遷之化外善長復
 情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為逆之由以見
 非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
 覺內有謀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吳
 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亨二人以元符擅馳駟降發代將捕
 寇期年不獲責禁久之復爵遂反
 吉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食不給父母兄弟俱無潛處草
 莽手把一把累麥分許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二十九
 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一年反已十八年非家
 奴所覓朕畧不知但見其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默默然各帶憂
 容今既事覺乃知前臨江侯陳德為征西頭而西而有賊死
 日之態果有意焉
 侯費聚為命往姑蘇辦軍民之雜居母使軍擾特令軍匪成而居
 便守禦于楚平陽侯隨胡陳之計奏雜居者胡也及其
 清軍民之時又奏平涼傷民平小淮安侯華中其已死不知
 其奏怒無用而詈責之遂反
 平志原其已死不知
 其反之由營陽侯楊璟先于鳳陽太平浙江口茅岡潞州
 凡五次敗兵不下數萬未嘗責之

至次瞿塘又陷軍五千餘開舊不
 下責而後怒遂反焉責反亦反矣永嘉侯朱亮祖東寧臨亮祖等
 十餘姓遣人請軍門許假勢少得從容兵師陷宣城威鎮郡縣反
 我而自為數遣將捕察被此軍死首前後七千餘朕往報由是
 而獲三五謂曰前日反今日果能善戰而致封侯則捐軀以報由是
 本祖齒之徒為其壯存之果能善戰而致封侯則捐軀以報由是
 義旅反元而從亂被王總兵鄒帖木兒醢其父及弟數人從利
 大保奔劉大保而從亂被王總兵鄒帖木兒醢其父及弟數人從利
 於家奴族滅弟朝又造反身雖病故事覺河南侯陸聚為胡陳誘
 欠家奴族滅弟朝又造反身雖病故事覺
 宣德侯金朝典為都督時于朝廷于胡陳誘
 所誘于朝廷于胡陳誘
 國公李善長命呼善長初為吏當羣雄鼎沸時善長挈家走草莽顧
 門俯伏告曰有天不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善長挈家走草莽顧
 或期義之餘與相契後慮其反與之詞曰吾觀諸雄或數月或數旬
 多虛少實生事害民幹旋亂惟之執或財貨或酒色或左右報讐
 損下故耳今爾善長能謹固自子相從至成帝業諸謀不樂合
 書如已誓後善長能謹固自子相從至成帝業諸謀不樂合
 朕發端而後行此其所好深也初不知之今事覺于二十九年

已被謾於二十八年矣蓋凡待朕發端不已是否善惡惟命是從
 其事不成倘有過失端原在我而我在彼二十八年皆若此也何
 其深哉天地神明照鑒其發露豈偶然哉安有豫章侯吳美長女
 若是之為居上公以應天道而理陰陽者耶
 貴居如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初被闖人賺入明知不可次又復
 入且本人未死之先闖人巴將其小婿并二子宮中暗行二年餘
 洪武十七年事竟子婿刑死本人
 都督五人毛謙於顯陳方亮
 賜以自盡殺陳所誘耿忠於琥頭男二人先在寧夏任指揮明
 反由皆為胡陳所誘耿忠於琥頭男二人先在寧夏任指揮明
 於朝廷禮無欠耳耿忠於琥頭男二人先在寧夏任指揮明
 境住勘地衆通報消身後大軍克玻野記
 胡營獲積窮問所以二人反情遂露野記

○祭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宋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
 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諭以欲正是書之意命翰林院學
 士劉三吾等摠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
 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
 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重經一依蔡博士

子專業以為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餘冬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
 之費科徵于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所出有限而取
 之過重必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
 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于民世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
 今農民今後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
 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及後酷禁開故至今
 不行 同上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者敗蠹不可拯救未
 嘗不為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呂強張承
 業之臣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
 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

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
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有二內使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為此旦夕可成汝何不受
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
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玩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
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
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初官者為兼
官月支米九

斗中書議
今既為官

上曰內使董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
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
內相罵詈言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

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杖七
十內使等于宮城內閉毆先閉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
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
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必懷惡逆出不道
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
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羣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
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闈寺
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小善小信皆
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澆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
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且階亂者多
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與干與政事今

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
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餘冬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夫象有時達日不安
寢 上長於推測于天星亡不洞然也野記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註誤嘗
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馬可循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
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五等改正為書傳會選刊示天下學子

一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繆謂
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

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
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一四

一文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陽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

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
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

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日月之交註文為
是又如湯誥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

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
和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居

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治使強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氏之說則相協居

事皆付之於天而君臣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
豈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野記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

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玉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民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同上

○鹵簿官儀非可私藉昔者亦有述焉固窮陬樂聞也今列大駕樓
梁 殿內左右扇三重內雙龍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又外素扇
二十殿門左右黃曲蓋繖二次左金交椅一右金脚踏一次左金
盆一右金確一此外為丹陛左右伏三重內雙龍扇二十次單龍
扇二十外金節六次響節二十六次領頭二又外左朱雀旗一右

玄武旗一次骨朵六次金鉞六次金燈六次卧瓜六次立瓜六次
儀刀六次梧杖六次班劍六次龍戟六次單戟六次左青龍旗一
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二中道左右雙龍扇內紅花繖二次黃蓋繖
二次紅方繖二單龍扇內設大樂之所此外為丹墀左右仗三重
內黃蓋繖二次紅綉繖二次紅花蓋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花
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雉扇十次紅扇
十六外羽葆幢十次豹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幡十次傳教幡十
次告止幡十次降引幡十次黃麾二又外戟斨二十次戈斨二十
儀儀鎗二十凡三重皆有領頭各二中道右黃蓋繖內馬元一雉
扇四右為玉輅玉輅前為步輦大輅前為硃紅輦戟斨外左右
馬二十四此數仗下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三此立仗之儀也其
出行鹵簿大略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之最上一重稍前二重數

稍減殺而左右先列黃麾二次朱雀玄武旗次五繖中黃蓋繖前
 左紅銷金繖前右黑銷金繖後左青銷金繖右白銷金繖次左兀
 子一右鞍籠一次中為從馬一次中為板轎中次為步輦次中為
 硃紅輦次中為大輅最前為玉輅自玉輅馬前皆列燈玉輅前左
 特多右為誕馬而刀鎗弓矢之衛未及詳陳若旂之象及序列略志之
 最後左右為旂門二次左為熊右為龍或曰亦熊次左天鸞右天
 麟次左天鹿右天馬次為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為門次左淮右
 濟次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岳次左參右軫
 次左觜右翼次左畢右張次左昂左星次左胃右柳次左婁右鬼
 次左奎右井次左箕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必右危次左房右虛
 次左氏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角右斗次左火右水次左木右金
 次左雷右雨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次左右黃旗四十左右白
 旗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箕壁之際為龍旂十二而居中之旂最為
 變麟之際為豹尾江河之際為元武參軫之際為北斗奎井之際
 為中岳角斗之際為江纓纛尤旂之前為土又為前黑纛最前旂
 門中為朱雀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推易不能達凡數四每有之舟輒
 溺或曰令人誦記云人亦不達未察信否

○新鑄東夷器因多心明書又顯其是不論其凡燒四等可心其牌
門中務米封
○中岳角半之網為五豐靈氣之而為生又為前果靈氣而為
變難之網為深氣五何之網為天在參輝之網為此半六等之網
學二火門二其中式以查靈之網為讀此十二而法中六等之網

新鑄孤樹哀談卷之二

乙集

芝城 古冲 主人 集著

太祖中 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為格宋
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答杖
十減其三答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
七用答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
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為擬議輕重歸
一後又申明 大誥死罪外答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
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
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度越唐宋矣

餘冬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禺海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一日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卧冰割股亦聽其

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其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參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麀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于偶爾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

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
韓退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况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設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同上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即袁覲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問覲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
也覲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覲退覲知不克
矣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大穢狀家人潛布諸途輒
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瞽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與同

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值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駸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乃職
方某吏也遂誅官典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
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典此吏並列
因遺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盜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每命察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盜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
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盜生駟錢令賃駟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
矣 野計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出德成敬諾北出官門納輝中

佯醉脫鞵露金閣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充之德成曰九閔深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同上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功懲諸王百官往亡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癉惡誅逆臣錄清教錄永釜錄省躬錄志戎錄世臣總錄者甚多 同上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已杜奸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坑埋其人十五并列

居校尉通一日尉自其室出履錯然有声御史了了偽問何声婦

曰猫眺下楼耳御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朝時已老歸鄉目盲稍

稍稱愈或曰典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眺否婦悟即自縊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閱三

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欽之伏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惰田不

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折為三

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

此事蹟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

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

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

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

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上立必至害

人吾不忍爲也

餘冬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叩首請其故上曰吾爲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爲決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頃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向西門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上坐以伺返命乃興

野計

○今南京兵部无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俄有

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鏹頭會時有神僧在

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復出一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矣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鐵牀沃以沸湯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末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出却放彼端石屍起腸去有剥皮剥臟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教雖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正大對之碎也 同上

○洪武辛亥冬十月船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返草木竹栢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涉鼻中風塵皆滿是年隸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謹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驢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網疎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時坑戮有司官吏已三四萬人草木子餘錄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聲以供軍用者也二十六年至於江船海船風快船多漿船區淺船迎運船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爲空制割車弩及筋纏脚蹬弩每弩用担三條弦絲半斤用車絞拽上牙用以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遂廢造兵車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甲鎗刀弓矢芻糧皆具擬以征北識者以重大不可運掉難于進退亦廢同上

○上念舊臣宿將岷強難制皆令其朝見

太子潛視其拜俯不盡業者率以事誅之爲四十八衛于臨濠徙宿將居之自行駕馭壬子征北亦多死矣

○凡一應造作於造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及作者姓名輪者受者皆精加檢點有濫惡者物既交納再加賠償重者即斬於是段匹器甲無不精利造作處要木梯織造處要刺頭縫製戰衣處要碎

布祭祀慶要糟毛錢皆令藉數官爲交賣以其利入同上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戊辰生州郡皆進表賀并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宮表箋皆同後令各縣皆進遠在萬里動經年歲前後相續於道壬子命罷之以省府進賀後以生日始于唐某宗革罷獨於冬至元旦進賀同上

○癸丑六月旱

上於丹墀祈雨

皇太子跣進蔬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什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盡殺之後五日始雨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希孝

預列班中

上詔問曰尔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尔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尔祖明綱常興禮樂正人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尔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此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眾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者乎今尔為襲封爵至上公不為不崇矣此非爾祖之遺蔭乎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流官內銓註呂政事煩爾正謂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聞不

向上也朕續承大統不法成憲尚推孔子之道一皇考之所以表章者於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係實由于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遂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凡觀于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望焉遂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趨敦敘有彝惟我

皇考聖德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迷詎敢或懈聖緒不承儀憲是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祝有嚴鼓鍾鐙鐙

磬屢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佐我大明於斯
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氏嫡也讓爵關里
事詳見傳記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耻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為山西蒲
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表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
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強道二字疑之即差逮
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
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誹謗不過如
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數年以來
總見容此一人而已 天順日錄

○洪武六年以桂德稱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
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右
傳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尔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世太平治安
策而知其人也德稱字彥良慈谿人 餘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
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而從簡致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
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宮則稱啓
本 宣廟呼為株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能學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州知州既

視篆即具奏以印文究字誤類篆字

上不悅曰秀才無禮使道我家暝幾被禍第熙字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雍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於予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其家

○國初廬陵諸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難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姦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関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関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二端未

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决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公諱宜正季道其字也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决以觀才識鑒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寶封同進 野記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互相

糾察也

同上

○南康有老姓潘儒

上問之曰國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國捷之命放還山

又一儒生與上說中庸多是其說

上不悅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上曰此何禮對曰此元禮也

上怒以我朝行胡人之禮遂殺之

草木子餘錄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煥茂本所為鄉飲

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誌所載則又云行于五年

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

德讀書時為萬石長奉

詔惟謹延即其鄉賓禮耆英遠近至則有應周壽誼年百有十二

歲儲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俯周旋之

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

者歌瑟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

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焉嗚呼鄉飲不行

久矣黃鮪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六年

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

逢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我冠博帶與靡眉兒齒雍

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

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息羔

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盡一時之樂烏
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使鄉鄉如
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
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為我謝曰聖天子
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他日璽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
春正月既望承勅即同縣余熾茂敘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野記

○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奏以
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
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野記

○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子乃漢賊不冝使子
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
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

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
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
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即為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
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廖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起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餘冬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按舊碑公南粵

大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按舊碑公南粵

大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按舊碑公南粵

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與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詭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
啐舌駭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搗捶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顧指賊臣第弗為
痛縮 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帷間數匝
亟返樓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斷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公司禮監左少監

賜葬地茲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洒掃役 同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誑以見意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孳正欲吾成其名耳不戮而遣之一時頗高其
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為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

直不恭耳予有論暴其罪此不載 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賍吏數十人宿弊
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
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
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
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
察皆得完璧有為封揭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
無皮公道為之嘆焉比始聞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陳諤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太聲秀才嘗以
直諫觸

上怒赫怒命為坎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復陞

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錢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一日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寶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錢飛錢飛銀皆大異也亦陰盛陽微之徵 草木子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于公也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樂從甚苦之府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

朝廷取用後二十者亦取然國法嚴急為仕者無能又生見取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營免 同上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舡以朝是年六月六日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讎星見殺氣多逐什極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為之一空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乘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父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于筮嫁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題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黃文簡公集宗實黃巖人其奏事多所建明云 餘冬

○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

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潯須久之提取赴京

使築城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紫上書得免無

何病卒金陵邸時洪武十年也餘冬

○蘇城天王堂東廡土地神貌類

太祖祖傳偽周曰異人所塑意有屬也或曰偶肖至容初無道者乃固千戶自禁直歸云肖之耳

○太祖嘗問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對曰百姓皆謂

父皇過于寬恕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

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畧盡焉

皇祖以胡元穢亂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乃尔其前否也

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野記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金處境

皆有之按占云黑竭霧下天下完次年按察司經歷王尚賢分金

處酷刑擾害徙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草木子餘錄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

上問之為釋在京徒役同上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鼓止金鍾始數扣忽斷為二

上怒甚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鴟鴞自天而殞死于

丹墀見者異之處州遂昌縣書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

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斤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成以高架懸之扣之不

鳴再用大木為槌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笋日夜漸長出水有碍取汲使人取之笋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己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害金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敘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敘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

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外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

允明記先公云
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野記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頓足于承塵板者三聲人多聞之三日闔府以車械赴臺草木子餘錄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丞相尤人家橫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易之也

上曰楊逮何如曰逮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懦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相無如卿矣

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病上與之藥胡惟庸怨其言投毒藥中陰攻之七日而斃後其

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十三年胡惟庸養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刘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復得其懷及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讎者指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仕貶之嶺南賜伏劔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究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乱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慈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如為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

今力役煩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用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得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原富兵則原強城池則原高深宮室則原華麗土地則原廣人民則原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二年方今水旱連年不臻大稔未

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數夫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十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菽園雜記

○江陰有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荷鷄酒由御衛直入
 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二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

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劉士宗者頗讀書語言斬絕常守愚貧酷士宗抱不平奏其不法數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濙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愚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數其過聲振闥諸臣以莫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兩什之故江陰有焦千戶直行天子道劉士宗大開六科廊之語以為奇事也寓圃雜記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回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請會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齊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

疑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以何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加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菽園雜記

太祖下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以水置盒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尔所知野記

○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髡之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同上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或曰伯野記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牧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

時和而世太蓋由善論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將輔

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遺

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太今尔博學君子齒有

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呂顯爵與朕同

遊故茲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遣內使趙通賚勅臨門宣牧博

學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

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數七十歲辭歸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巳卯

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三年不雪至于五月罰天下守城指

揮俸罪其不祈雪草木子餘錄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府都督府錦衣與旗

守等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等役其

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二十年

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係囚俱送刑部

二十六年中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

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異凡奉

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兼管軍匠後專役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比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慝重罪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叅語則廷尉之語亦未嘗得撓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辦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叅語亦或不能易也 餘冬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交邳州車指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陝直讀如陝也 野記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贓先是刑部尚書開濟建言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謄寫并草本改抹字跡歲終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等衙門問罪慘酷煅煉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攀連皆至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狀黥刺滿身肉無空白發充雲南軍 草木子餘錄

○太保曹國公李保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

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

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併殺後宮

妃嬪近千人 同上

○太祖置供用庫在內宮墻外密邇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內作弊令

納戶高叫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戶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作四十石者

○太祖建都將遷寶誌家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迂瘞甚微偏當

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建靈谷寺衛

之建浮屠于函上覆以無梁瓦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

所日食其一歲而週焉以為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野記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體之迂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畱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

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塋于某山及宋西寧之

喪卜地其傍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營側一路山即

是尤有題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西寧是西寧 侯宋號也 野記

○吾太和肖子詔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臣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製下青雲梯
腰間帶得純鋼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成陝
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
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
尋致仕 瑣綴錄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復赴京輸
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達復以量他遠
近為班次是匠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
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餘冬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
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
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
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
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
名字者為人舉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化外 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
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
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
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刺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潘王之國分隸

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此王國然內廷未嘗何初獨以無子者
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
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

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

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于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觀先墓夫人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仕郎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甲辰巾帽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兩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檮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 穿紬絹富者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紬紗而已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襟不許與庶人妻同庶民妻女用袷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着襟子樂生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有司供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日

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關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衙門官

吏師生貧老民俱赴本司延宴府有都司七百貫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司衙門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貫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懸魏之義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俱遣致孝從之餘冬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敷參酌時宜俾存古意原明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公侯附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著為定例頒示中外餘冬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阜綠絛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為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

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及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

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

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啟茲事 太子回言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召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

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連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

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

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

艷之心首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綉雖裡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間之

務窮極妖麗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伺他術問其詞曰一味

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借索一華爛繒絲珍

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骨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斯可知裡即叱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

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尔熟寢足露衾外

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

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

問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人

婦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

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 因念此婦忍負其

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愿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子昂事母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
擢宦遊豕再遷臨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
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
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請其即日上
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先不幸罹吏議輸作大江
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
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殺水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
齒方殷願代父作勞德其歸養即雖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快然就役施之無難也然質體

羸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兼學唐人歌詩
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衽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能為之遇友
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纔十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
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採春先春次春紫筍及
荐新等號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良板為
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
專事馬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

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餘冬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

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首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疋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臧卜等往西番一一申飭特駙馬都尉歐陽伯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閩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

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入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二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亦微矣 同上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乎 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辰州楊君說上供硃砂舟中以竹筒貯砂筒外以狗皮裹之又填
塗狗血以其精英煇發徑行江湖龍欲戲取之也楊又說砂產處
之奇秘與採取之法甚巧 野記

○藍都督王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
慢不學恃功暴橫庄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
史一搥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筭比度喜峯関関吏以夜不即納
玉毀関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之玉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止傲悻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 詔出師屬征西歸

意望進爵時以封梁國公 上命為太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
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玉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矣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變將發

為錦衣衛士蔣瓚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領慶侯張昇晉定侯陳

桓景川侯曹震軸臚侯朱壽東堯伯何榮都督黃路吏部尚書詹

徽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 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梁國監王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實玉因

奏徽即其堂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寄其川書自敘草

諫書答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直傾險之

徒與韓國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大師善長也事在

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程望墩管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章不知何為狀

末云臣至疎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于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 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

卷二 卷二 卷二

賢於此可并知矣

餘冬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大襲封衍聖公臣孔克聖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

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恁勾當尔嘗也寫書與尔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尔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尔家裡不讀書是不守尔祖宗法度如何尔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体怠惰了於我朝代表裏尔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備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欽此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敘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木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字長不答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賞次子伯顏不花的字蒼岩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廣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羣草書逼真勇氏和賞賜亦都護高昌王鎮其肅國朝洪武十二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

賜葬於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馬莽速者前廬州宣讓王世子之子二十五孀居偉遺腹子三歲母止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房子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其厚也

○山東叅議鉞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鉞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討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鉞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
文廟兵過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
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復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弃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
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言聲方已
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鉞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天順日錄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為人禁廡書誥勅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復遣人察諸生所以獨公端

坐正書竟日不色惰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

職 上曰夏元吉端厚特曾授戶部主事二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役法
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所從厚曰不可使後難繼
困吾民也 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奏罷蠹
政妨民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於
海又奏發廩數二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耕
種民忘其饑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浮費又禁鹽鈔法諸弊
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製憂民吟公廣稱翰林進公誥辭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遠而或怠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
宣德三年公嘗扈從巡邊

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
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又從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特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并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齊明日公入謝歸得疾猶執

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

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

皇城内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頂

皆金元旧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号多欠鎮重有人間得

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像萬代守為家法鮮奇扁榜

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餘冬

○洪武三十四年誅梁國公藍玉收藍黨四萬餘人殺之以征雲南

千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時

上與玉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玉舉袖一麾諸將反起

上甚惡之後以其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基

於此矣 草本子餘錄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帝云此墳墓皆吾家旧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听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上也 菽園雜記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国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元南京通政司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益蕩然矣 同上

○先叔祖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礼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无不至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雅喜餽蛙雖隆非蛙不食澤民以蝱物不忍命數

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劝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處然耶行曰寧能鬱也久居於此又問曰今將何至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逸邈至京父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傍藍有家人子肄業于行每歸藍取其學以覲重加稱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遇所談皆韜略無一語及文業藍曰先生文武才何見之晚也因徙置府中以師事之不父藍以謀反見執或劝行曰可行矣行曰臨難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礼遇甚厚今將奉事焉敢不從遂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畫數卷皆行題志懼黨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不存矣 寓圃雜記

○高皇帝既平呂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

國朝恩鶴鶴飛疾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消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歐陽韶字子昭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攀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輕典韶復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蓉塘詩話○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

賜魯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同七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略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廢者也故於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

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罷焉唐李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 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韓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乎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同上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末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車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同上

○袁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 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同上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

額首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鴛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澹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滴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正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同上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之 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

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其巖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國堅卧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太常

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蓋開平剛毅強勇好武嗜殺而山中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烈故動舉自別今魏國封爵與

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郊外農談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詔言星變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初主文稱 旨將擇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川

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要安
徭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污吏壞
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人人
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晉史中台星圻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圻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
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
猶然不知何也長話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
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

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
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復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
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海涵萬家錄

○南京浦子口人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
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且奏二次俱
被儀真人囑却不行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
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紙填
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傳信錄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

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皇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享二祖焉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同上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也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侍中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同上
○國初時當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芻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賞之同上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鬻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鬻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韃子尔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山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同上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雞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又孔子大聖人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崇因建國子監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滯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浼汝守此冊無俾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獨坐于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羣鼠所啗然未嘗或家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

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爲常
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今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
于內侍監二聖之所處者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恩惠預防可謂深且遠矣俱出傳信錄

○今太監之官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爲之嘗聞之今內侍綬以
爲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造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而爲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其使
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
曹日供使令之役于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
遂舉國降同上

○鐵券之制其刑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
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倣其制而爲之其賜東莞伯
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
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
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真領南諸州
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于斯已有年矣其領
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于亂時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
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附邇聞入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
羣生亦不量力獨爾真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
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直職
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

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尔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尔敬之哉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征之圖矣同上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土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視之則見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志則晉下壺所藏也面色如生两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

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盡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眾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輩輦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矣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贓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係紅搭膊足穿毛猪

皮靴行在街內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史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迺送使官夫驕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顧出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務情愿受顧者聽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李勝端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子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付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自是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王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俱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于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
早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仕弘等至京命細于馬房及諭中書省
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
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苑
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顧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什放寧家投
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舡隻發汴梁
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
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殺王禍

王昌王瑤王爽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且進表納前恭愍

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詔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鞍等方物發

還李且追要鄭某且懼即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
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
作秋糧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聽後有天下以其有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蕪幹公勤得民之心職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去

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不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取不無尔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贓官贓吏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太祖于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實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

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
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

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

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院

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矣

孤樹裏談乙集二卷終

